



王度廬著

武俠  
小說

鐵

騎

銀

瓶

第四冊

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

武俠小說

鐵騎銀瓶目次

第四冊

第十回

感深交莽漢硬作媒  
依巧計崇樓狂揮劍

.....一

第十一回

衝風冒雪鐵騎追車  
震海驚山嬌娥解難

.....九五

第十二回

達坂城羅衣明往事  
甘涼道鐵騎訪羣雄

.....一四六

武俠  
小說

# 鐵騎銀瓶

第四集

王度廬著

## 第十回

感深交莽漢硬作媒

依巧計崇樓狂揮劍

蕭千總出屋去了，他的心事都沒啦，又有錢，烏爾士雅那兒急着回去不急着回去也沒關係，在迪化樂些日，回尉犁城給雪瓶一掌管家務，玉嬌龍留下有那麼大的產業，那麼些馬匹，還能够餓得着我？所以他心舒意暢，在自己屋裏待了沒有多大一會，偷偷地，趁着太太沒看見把些贏來的錢藏起來，拿起了琵琶，又到小酒館聊去啦，彈去啦，撥着琵琶，博人稱讚，口裏一邊哼着小調，更是開心，同時心裏又暗笑：羅小虎真是傻蛋，玉嬌龍都已死了你還替她刷乾淨兒幹什麼！並且，也許自己太太的眼力不差，韞鐵芳真許是他的兒子，不然如何也那麼傻！送還了馬，丟了琵琶，還，還，哈哈！硬管媽媽叫朋友，胡里胡塗地埋死屍，哈哈！「崩楞崩楞」「正月兒裏呀！水仗花兒開呀！哎喲喲！……」他在這兒高興，旁邊許多人哄哄地亂談，什麼「羅小虎」「半天雲」，「二十年前……」可是聽不見有人敢提「玉嬌龍」那三個字，他真想拍胸脯說：「我跟「玉嬌龍」是親戚！我娶我的那位太太時還是她的大媒呢！我們兩家不分彼此，小王爺春雪瓶管我叫姨夫！」可是他怕招出事來，不敢說。他連晚飯都是在這兒吃的，可是隔壁的柳官居因

爲昨晚那一場攪鬧，今天關門休業，不然要一盤剝羊肉來，下酒就燒餅吃，那更來勁！天色又漸漸地黑了，醉鬼們都還未走，賭鬼們又都先後來了，這小酒館帶賭局裏越來越熱鬧，可是街上越來越冷清，頭更早已敲過了，二更之後，不覺着便到了三鼓，天上星星比昨夜的彷彿稠，而半輪月色都很發亮。在這時那轟近西門的官花園中，柳陰鬱鬱的綠霞樓上，突然又飛來了一條纖秀的俠影，這正是春雲瓶，她單身攜帶着一隻寶劍，來到了這裏，她是特別的謹慎，可是這裏也防範的特別嚴緊，樓上的窗戶都釘得很緊，雪瓶用劍斡了半天，方才啓開，她進着，只聽處處梆鐃聲，相應的敲着。並有燈籠一對對的在樓下來往，雪瓶便很驚詫，必想着：外邊已經傳說羅小虎都招認了一切的事了，連前夜這裏殺人的事。羅小虎也認屈招認了，怎麼玉欽差還不甘心？還要這樣的防備？他的胆子也未免太小了！看今天這情景我還是不能見他的面，那只好就把我帶日的那張字柬留在這那吧！原來她在白天就在店中覓得了紙筆，一共寫了兩張字柬，一張是給玉欽差寶恩的，她不常拿筆寫字，所以寫的字自覺得不好，也很簡單，只是：「欽差大人鈞鑒，日前在此處誤殺鐵霸王之人，實非羅某，羅某在撫署之招供，非但受屈，必係願代江湖儕輩受過，彼雖俠可欽，然於王法人情省所不許。鄙人確係前夜來此之人，但亦非懷有惡意，實因令妹慘死荒漠，令甥（名韓鐵芳）飄流邊塞，望乞明鏡高懸，減輕孽俠之罪，澤被骨肉，栽培無倚之根，是所切待，邊疆小俠謹叩。」當下她又取了火照了照樓內，就把這張字柬用一枝小袖箭釘在一張浮滿了塵埃的桌上，她又另拿了一枝箭，扒着窗戶，向着正從樓下走過去的一個燈籠射去，當時那燈籠便滅了。

便有人大聲嚷嚷：「有了賊啦！」擲聲鑼聲又亂了起來，官花園內又騷動起來，雪瓶却喊了一聲：「我在樓上，你們來吧！」聲音極爲尖銳，響徹雲霄，同時，她由後窗跳出，到了牆頭，撩開柳枝，落於平地，就急急地走，她此刻並不回店，過了西門，仍然一直往北，眼看着就快到了巡撫衙門了，這也是她白天打聽出來的，她原是預備着兩封字柬一封是剛才放在綠霞樓上的，另一封，此刻還在她的身邊，是致給撫台大人的，也是以「邊疆小俠」之名，而自認殺死鐵霸王，夜鬧官花園，與羅小虎並不相干。她來到這裏，本想私入撫台大人的臥房，將此柬就放在撫台的枕邊，不怕他看不見。可是沒想到她還沒有往牆上去躡，牆裏邊已經梆鑼共鳴，人語雜亂，她就不禁的驚愕，暗想：莫非這裏邊有能人，怎麼會我才來到這裏就被人看見了？她只得回身走去，過兩了西大街，又走進一條胡同，耳邊仍然彷彿「梆梆，鑼鑼」的有梆鑼亂響之音，她心中自思：這也够了！只要能叫那玉欽差見着我那字柬，他一定不能把殺人的罪名栽在羅小虎的身上，那就算我沒有賴着人而自身避禍，明天，不用說，城內更得嚴那些班頭鏢客們，又得出來亂訪查，亂抓人，我倒要看看他們能把我奈何！她一點不怕，心中且發着冷笑，在星光月色之下，她躡房過脊地回到了吉升店的後院，向自己的房中去看，却見有很明亮的燈光，她倒不由覺得詫異，暗想：我剛才走的時候，幼霞就已睡了，怎麼睡着睡着，她又起來了？這了頭！今天整天跟我要脾氣！她下了房，走到屋門前，還沒開屋門，她就發出笑聲！及至進屋，却見幼霞也穿着一聲青，青綢的帶子在背上絆成十字形，一口明晃亮的寶劍，似乎是才摘下來，剛放在桌上，她的小臉兒還發着紅色，胸脯還有些喘息未停，

見雪瓶進屋來，她只轉臉看了看，就依然解帶子，解紐扣換衣服，並不說話雪瓶走過去，悄聲問說：「你上那兒去呀？」幼霞說：「你去幹你的，我去幹我的，咱們倆誰也不用管誰，誰也別問誰！」雪瓶生着氣，悄聲說：「你這是什麼話？你既是跟着我們來，凡事你就得聽我的，你不應當任着性兒辦，辦不成事，反倒攪了我。」幼霞也斜着眼瞪說：「誰攪你呢？我是辦我自己的事情，跟你一點也沒有相干！」雪瓶說：「你不用瞞我，我知道你剛才一定是到巡撫衙門去啦，可是沒容你得手，就被人家發覺了，一陣銅鑼把你給敲回來了，是不是？」她說這話時，還帶着點笑却不料幼霞當時就急了，頓着腳說：「你也不用譏笑我，今天我救不出羅小虎來，明天我再想法子，我也不問你跟他是有親？有故？既然羅小虎因為我射了他一箭，他才被官人捉住的，那，我從監獄中再把他救出來就是啦！」雪瓶疾忙將她的嘴握住，說：「你安知道沒有人跟下我們來？你這樣大聲說話，倘若窻外有人偷聽見？……」幼霞用手把她一推，搖着頭說：「你怕我不怕！」

雪瓶見幼霞對她這樣，她不由也有些生氣，就將手一捧，瞪着眼睛說：「你是怎麼了？我真想不到你竟來到這裏，跟我鬧脾氣？難道你還非得叫我給你賠罪嗎？」幼霞低着頭不語，臉色突然又一陣變白，退身至旁邊坐下，竟淚如零雨，雪瓶又心軟，過去向她低聲安慰說：「昨天的事，並不是我抱怨你，羅小虎的事，我如今已將官花園的事替他說清，這件事也就算完了，也算是我們對得起他啦，至於衙門裏要辦他別的罪名，那可是他自做自受，與我們不相幹，我爹爹生平任性，她什麼都作，可是她沒從衙門裏救過人

，因真正的英雄不能夠輕視王法，何況羅小虎他原是沙漠中的盜賊，雖與爹爹有着以前的有些事可是後來他們兩人早已義斷情絕了，即使我爹爹現在還活着，我想她老人家大概也不能去管羅小虎！幼靈聽到這裏，突然抬起頭來，面上表現出來十分驚訝的樣子，雪瓶先將屋門闔嚴了，她也收起了寶劍，一邊更換衣服，一邊就悄聲地，把昨夜繡香告訴她的那些話，全都告訴了幼霞，幼霞却更沈悶抵鬱地，不發一句話，雪瓶就又囑咐她說：「這些事，連我都作夢也沒有想到，我本不想告訴你昨晚我不叫你跟我到屋裏去聽繡香姨娘說，也就是爲這個……」幼霞說：「其實，告訴了我，又有什麼？我也是三爹爹跟着長大了的，三爹爹也如同我的半個母親，如今她老人家已去了世，她生平的事情，你明白了，還不該也叫我明白明白嗎？」雪瓶怔了一怔說：「我是想：這些事並不是我爹爹光榮的事情，她老人家生前都不告訴人，並不是她怕被人瞧不起，一定她一想起來就難免傷心，現在她老人家已經去世，棺材還在沙漠裏埋着，我們兩人却在這兒談論她老人家，未免不對，再說：韓鐵芳就是爹爹生的那個孩子，這件事還不能斷定，不過繡香姨娘因見他長的模樣有些像爹爹，有疑惑着是。但據我想：事情巧，可也不能如此巧，再說韓鐵芳是河南人，我爹爹的那個孩子，二千年前大雪中失在祁連山中，假便還活着，也是在黑山熊家裏，那能夠到了河南？那能又姓韓？」幼霞默默坐了一會，忽又垂下幾點淚來，然後就拿手絹向眼睛使勁擦了幾下，站起身來，說：「瓶姊！我求你別攔着我！以後你辦你的事，我辦我的事，你沒幫着人拿羅小虎，你不難受，我，我恨我昨兒晚晌手爲什麼急？我不把他的腿射傷，他也必定不能被人擒住，他雖未必是韓鐵芳的什麼人

，但他既是三爹爹當日的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眼淚又往下流，又說：「三爹爹才死，我就把早先跟她很好，夫婦一般的人射傷了被捉，我怎麼對得起三爹爹？難道她老人家當年傳授我武藝，是叫我射姓羅的嗎？」雪瓶也皺着眉不語，想了一想，自己在沙漠確也射過羅小虎一箭，羅小虎也並無怨恨，直到如今，他還許以爲我是他的女兒呢！這樣想着，心裏也很悲惻，就拉住幼霞的手說：「那麼，咱們要救他也可以，暫時你別急，慢慢再設法，因爲明天的事情還不知怎麼樣，咱們今天騷動了官花園，又騷動了撫台衙門，這事情鬧得更大了，這兩天之內，我想咱們還是應當銷聲匿跡，不要連累了繡香姨娘，將來，看他們怎樣將羅小虎定罪，那時咱們再給他想法子，並且，我還是不死心，我還想趁着玉欽差在這裏，我得見一見他的面，只憑今天我留下的那張字柬，他就許不能全信！」幼霞說：「玉欽差的事，韓鐵芳的事，我都管不着，我只管羅小虎。」雪瓶說：「他現在腿上受了傷，還許受了刑，就是咱們兩人同到撫台衙門，也許把他抬不動。」

背不走，這事將來非得找人幫助才行。」幼霞低着頭說：「明天我就去找人！」雪瓶說：「你找誰吧？我看你還不如我呢！」說着，又笑了笑，便展開了被褥，上炕去睡，打着呵欠，又向幼霞催着說：「快吹滅燈吧！你還不睡？有什麼話明天再說！」幼霞在燈旁倚着桌子又站了半天，她方才吹滅了燈上炕，在雪瓶的身旁躺下，雪瓶還帶着笑向她說：「有時候辦事你比我細心，你比我敏捷，但你沒有我鎮定，有耐性！」幼霞却冷笑着說：「你還鎮定有耐性呢？我看你早先也不是這樣，就自從你認識了韓鐵芳，這次由

白龍堆回來，我看你的鎮定，耐性也許是跟他學的？」雪瓶聽了這話，雙頰上却不禁發熱，便沒有言語，因為自己的心裏此時也實在亂得很，爲了繡小虎是韓鐵芳的父親，也應當救，但一救他，事情可就更鬧得大了，連尉鞏城也不能住了，自己也得跟爹爹一樣的飄泊，那豈是爹爹所期望的，而韓鐵芳，自己原是想叫韓鐵芳得玉欽差之助，走上正途，將來自已再跟他見面，再……雪瓶的心裏實在是永遠念記着一個韓鐵芳，那邊幼霞却總想着羅小虎，兩人都睡不着覺，但都互相不說話，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，計劃着辦法。直到外面敲過了五更，窗子的顏色都有點發白了，雪瓶才迷迷糊糊地睡着，她也不知睡了有多少時候，突然被人給推醒了，她吃驚地睜開了眼睛，一看，立在她面前的却是繡香，她笑了笑，坐起身來說：「我真睡過了時候啦！現在天不早了吧？」繡香的臉色滿帶着驚疑，悄聲說：「幼霞怎麼一清早就走啦？你不知道嗎？」雪瓶聽了，又不禁一驚，扭頭看了看，見身旁的被褥虛堆着，却沒有了幼霞，並且還缺少了兩隻包裹，和幼霞的寶劍，雪瓶稍微怔了一怔，但一想，就猜出來了，帶着點氣兒地說：「咱們不用管她，她一定是，回尉鞏城去啦！」繡香坐在她的身旁，低着聲兒說：「可也是，我想玉欽差既是不認識咱們，咱們也就不如走吧！在這兒我怕早晚要出事，昨兒晚晌我又跟你姨夫嘔了半夜的氣，今兒我也起來的晚一點，我以爲你們還在這屋睡着，剛才店裏的夥計進屋給我去送飯，才告訴我幼霞是一清早就騎着馬走啦，她要是真回尉鞏城，這時可已經走出四五十里地啦，追那難追了！」雪瓶搖頭說：「姨娘您放心，她不能出什麼舛錯，我還敢斷定，不到一個月，她一定還到這兒來，她是找人去啦！」繡香驚疑地問說：「她幹什

「麼要回到尉鞏去找人呀？找誰呀？再說，你就這兒再住幾天也就行啦，何必還要再住一個月呢？」雪瓶說：「管她去找誰！不過，就是您想走，我也不走，我還要在這兒等等，看羅小虎被判什麼罪名，看玉欽差……」繡香說：「他是決不能見咱們啦！」雪瓶說：「他不見咱們可以，我却要看着他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不由得也憂煩，就又说：「我實告訴你吧！昨兒，我已將韓鐵芳是他的親外甥的話告訴他啦！」繡香驚訝着說：「你是怎麼見着他的？」雪瓶說：「我偷偷兒進的官花園！」繡香的臉上變色，更悄聲地問：「你把話都跟他說了嗎？他沒跟你說別的話嗎？」雪瓶搖頭說：「我們也沒得工夫多說話，我只叫他想法子找韓鐵芳，韓鐵芳此刻必定還在新疆沒走，他也許能派人把他找回來，我的意思是……叫他到沙漠裏去啓靈，並把他的外甥收下，栽培他走向正路，免得韓鐵芳這樣東飄西泊，又沒有錢！」她說了這話，不覺着自己說了謊，也不覺是對於韓鐵芳過分的關心了，繡香聽了，倒點了點頭。

接着又難過得要掉眼淚。又说：「幼霞走了，我倒是放心，這次由紅葉谷她保護我們到這裏來，我也沒想到，那孩子竟有那麼大的本事，她很精明，很能幹的。只是，她去找誰呢？她找了人來，到這裏有什麼事呢？」雪瓶却說：「不用管她！」繡香猜着是她們兩人犯了小脾氣，把幼霞給氣走了，但雪瓶不肯這樣承認，遂也就不甚疑惑，反倒信了她真是跟玉欽差見了面了，心中又有點喜歡，當下雪瓶就下了炕，穿上了衣裳，收拾好了炕上的被褥，叫店夥給打來了洗臉水，她就淨面，梳辮子，想着這個時候，幼霞一定正在路上，騎着馬也許又快要走進天山了，心中倒對她很是欽佩，午飯後，外面聽不見什麼消息，她倒很覺

得奇怪，心裏很是不安，便到院中去，見旁人出入着作着事，也都不大看她，臉上沒有什麼異樣。她心說：奇怪，難道昨夜我在官花園，幼霞在撫台衙門，都白鬧了一場，方天戟，仙人劍，什麼鷹眼高朋那些人，全都不管事情了？她在這小院裏徘徊着，靠着窻台站一會，又跟繡香隔着窻戶問答幾句閒話，蕭千總却在屋裏叫着說：「姑娘！姑娘！你請進來，我有點事要跟你商量着辦！」雪瓶便走進那屋裏，見繡香是在裏間，蕭千總却在外屋換琵琶上的絲弦，臉色不但不驚慌，反倒直着牙笑，雪瓶更有些莫明其妙，就問說：「蕭姨夫今沒到酒館裏去嗎？」蕭千總說：「我剛從那兒回來，現在還得去，因為我這琵琶在迪化是出了名，我會的那幾個小調兒，彈起來，沒有一個人聽着不入耳的。現在方天戟秦傑，鷹眼高朋，他們全都到酒館裏了，請我回來拿琵琶消遣一段兒給他們聽，他們現在跟我很近，可是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却又直着眼，帶着點驚異的樣子悄聲說：「昨兒晚上：昨兒晚上官花園跟撫台衙門又亂了一陣。」雪瓶臉上雖未變色，心中却緊張着，要聽他向下怎樣說。蕭千總笑着說：「其實是瞎亂了一陣，一點事兒也沒出，一根賊毛兒也沒有，這是我聽衙門裏的一個小差官跟我說的，鷹眼高朋跟方天戟，今天都沒提這事，大概他們也是怕洩氣，怕人說他們被賊給嚇破了胆子啦！」雪瓶聽了，就更覺得奇怪，暗想：莫非昨夜我在樓上留下的那張字柬，並沒叫他們看見？可是我用箭射滅了燈籠，並站在樓窗裏大喊，他們也應當知道呀？這一定是他們故意不說，暗中在安排着什麼鬼計？想到這兒，心弦却更顯得緊張，直恨不得親自到街上去看看。便問說：「今兒街上有什麼官人沒有？」蕭千總說：「咱們門口兒的這條路上就不少，鷹眼高朋，飛鏢

廬大，驚驚腿崇三，這些個人現在高興得還了的？半大雲羅小虎是久在新疆作案的大賊，連北京都有公文要捉他，二十多年都沒有把他捉住，如今竟叫這幾個人立了功，你就想想他們多麼高興啦？要不然能叫我拿琵琶給他們彈去？」說着話就把絲弦上好了，又「崩郎崩郎」的撥動了幾下，抱起琵琶來要往外走，並又笑着說：「玉欽差昨天還跟他打聽我來的，還問你來到了這兒沒有？」雪瓶又一驚，趕緊問說：「姨夫是怎麼告訴他的？」蕭千總說：「我這個人也很謹慎，我那兒立時就跟他說實話？我說現在跟我一塊兒住在店裏的，都是我的小姨子，都是來到迪化找婆家，春雪瓶小玉爺也要來，可是還得過十天八天的。」雪瓶整着臉不言語，蕭千總却又笑着說：「看這樣子玉欽差是要見見我，也許要跟我打聽羅小虎的事情，可是只要我見了他，我就說實話，說你現在這兒啦，你是他姊妹親生的孩子，是他的外甥女咱們把老底兒揣心裏別跟他說。」

征跟他扳親，他有什麼地方打聽去？咱們可日後還能得到許多好處呢！」他迷嘻地笑着，很高興，雪瓶的心中却非常輕視他的爲人，認爲最沒有比他卑鄙的了，繡香姨嫁了他，這輩子也真可憐，同時知道繡香並沒把剛才自己所說的話告訴她丈夫，自己也不便再到裏間去跟繡香談什麼，出了這屋子，當空的陽光十分溫暖，前後院都十分清靜，她却心中仍飄蕩着疑絲，想着那衙門的捕役跟官花園的鏢頭，今天他們的態度未免太爲可疑。些時，蕭千總已挾着琵琶出門去了，他又到了那小酒館裏，秦傑，高朋，廬大，全都在这兒等着他，並且正在悄聲兒說話，一見他來到，就齊把話止住，高朋笑着說：「蕭大哥！拿琵琶來

噠！快消遣一段給我們聽聽吧！」盧大也說：「你的琵琶真能把人迷住，你要是個小姐兒，可更能迷人嘍！」蕭千總却得意似的笑着說：「得啦！你別刻苦我啦！別說我是個小姐兒就是個笨大娘們，也拿着這面琵琶找飯吃，找錢花，用得找當我這個熊千總？」抱起琵琶來，安上新買的牛骨頭作的假指甲，「崩楞崩楞」揮了幾聲又說：「這玩藝兒早先我也沒動過，早先我倒會彈月琴，弦，二胡，我也都拿得得起來，一來是因爲差事閒散，沒事時彈彈這些東西倒還消閒解悶，二來是我隨着前住的伊犁將軍瑞大人，到北京去過，北京是無論作官的，爲吏的，子姪少爺，都會絲竹彈唱，要是不會大鼓，蓮花落，彷彿就顯得不開散，家計不寬，人也顯得有點笨似的，我也就喜愛上了，可是這許多年我都是在烏爾士雅台，那座城裏當差，彈弦子全沒有人懂，更不必說琵琶這種非高人聽不懂的東西了，可以說沒有一個知音，我也就懶得彈，直到這次我……在路上揀了一面便宜的琵琶買了，拿到迪化來，偶爾彈了彈，沒想到……」高朋說：「俞伯牙遇着鍾子期了，是不是？」蕭千總笑着說：「我可當不起比那古人俞伯牙，既是諸位樂意聽，誇讚我，那我就……」說着他手指撥動弦聲奏起，他又笑着說：「可別笑話我！」於是彈了一段，又仰着脖子唱起來：「一更一鼓月初升呀！」蕭千總就越發地高興，可惜他這兩天把酒喝得太多了，又因連夜賭博，連日着急，所以嗓子啞了，簡直地喊叫不出來，旁邊有人給他倒茶喝着，他也是唱不出，只得笑着說：「今兒我唱是不行啦！得歇啦！可是我的琵琶加點工夫，給你們幾位聽聽。」說着話，他手指頭彈動得更快，跟個小車輪子似的，而那琵琶的四根弦也就響着連珠，大家都笑着，連連叫好，而蕭千總得意忘形，斜

抱着琵琶，歪扭着臉兒，兩個黃眼珠兒一轉一轉地，真跟娘兒們似的，高朋等人就更叫好，櫃裏的掌櫃跟正在熱酒的酒保，眼睛也都發直了，而門外更聚滿了不少的人，都扒着窗戶向裏面看，笑着，其實蕭千總常在這裏彈琵琶，但却沒有今天這裏熱鬧，他彈來彈去，自己已身入化境，手指頭彷彿停不主了臉仰着。

兩隻眼也不自地閉上了，這時鷹眼高朋一面聽着琵琶，却一面讚一聲好，又扭頭跟他旁邊坐着的方天戟談幾句，他們的聲音很低，旁人聽不見，而待了一些時，方天戟奏傑就突然站起了身來，出去了，他一直去進斜對過的吉升店，這裏的琵琶却更彈得滴溜溜地響，真似小燕子叫喚似的，蕭千總却又像由夢中醒過來似的，眼睛又微微地睜開了，向着給他捧場的人一笑，又嬌聲嬌氣地唱道：「燕兒飛南北知道冷熱，秀女房中思想才郎呂！」連屋裏帶窗外齊都笑着喊好，而這東却有一個人驀然走進屋內，很多的人都向這人定睛來看，就見這個人年紀不過二十上下，很高的身材，膀闊腰細，是天生成的這一付挺秀的身響，而又似經過武功夫的鍛鍊的。像貌很清秀，雙目炯炯發光，但面上籠罩着一層風塵之態，梳着很平整的一條辮髮，穿着青緞的短衣褲，黑襪子黑鞋，確實是一位漂亮的人物，只邁進屋來一步，眼睛便瞪住了蕭千總正在撥動的琵琶，蕭千總先倒沒有留神這個人站在他的眼前不動，便也不由看了一眼，而看了這一眼之後，他就吃了一驚，手指就漸漸慢了，又彈了幾下，他就直着眼睛觀看這個人，臉上也變了顏色，驚訝之中帶着慚愧，原來他認得這個人非常眼熟，一想就想起來了，這人原是在黃羊崗子見過兩次，一是在夜晚，他沒把這人的模樣看清，第二天這人騎着馬帶着琵琶離開那裏，自己却把這人的模樣看得很明白，尤

其是太太前天說他許是玉嬌龍的兒子，那麼自己一回想，如今一細看，果然有點像，尤其是這一雙眼睛，跟腰兒真是與那位死去的春大王爺一樣，這是琵琶的主人韓鐵芳。當下蕭千總滿面通紅，他像是偷過人家的東西，如今被失主兒查出來贓物似的，站起身來放下琵琶，點點頭兒笑說：「這位，請問您，您是，是韓爺嗎？」韓鐵芳也很和藹，拱了拱手，說：「蕭兄，我從這裏過無意中聽見了琵琶聲，走進來看看，原來真是你，蕭兄！」蕭千總心裏說：你管我叫蕭兄？倒真一點也不客氣？一定是想把琵琶要回去，這可不能够給！於是他竟起了一點架子，靜聽韓鐵芳的話，却不料韓鐵芳並不提琵琶，只帶着顧忌地，看了看兩邊的人，然後才問說：「蕭兄現在什麼地方下榻？」蕭千總想：這不能隱瞞，如若隱瞞了，當着眼前的這些人，倒真是自己的心裏有愧似的，遂就門外指着說：「我就住在那邊吉升店裏，韓爺你找我來，有什麼事情要談嗎？」韓鐵芳點頭說：「有點事，請蕭兄暫停一會再談琵琶，跟兄弟我到外邊去談幾句話好嗎？」這時旁邊有人要談閒話，却被鷹眼高朋攔阻住，高朋的紅纓帽放在桌旁，他的眼睛並對着韓鐵芳，可是耳朵直向那邊去聽，蕭千總這時倒有些發愁了，一去是怕韓鐵芳索要琵琶，二來是覺着這小子說不定真是羅小虎的兒子，他來到迪化，更不知是安着什麼心，倘或將來鬧穿了，叫人說我跟羅小虎的兒子相識，那還了得？

於是故意笑了笑，說：「韓爺！咱們只有那天在黃羊崗子一面之識，並沒有什麼交情，有什麼話，何必還要背着人說呢，韓鐵芳遲疑了一下，又回首向門外去看看那給他牽着馬的同來的朋友，就又對着蕭千

總說：「我是來向你打聽打聽，春雪瓶姑娘現在是不是也住在那邊的店裏？」這句話問得蕭千總更是變色，更是作難，他拿眼看了看那邊的官人們，這才說：「她麼？哈！她那能够跟着我來呢？人跟我又不是什麼至親，大姑娘家，跟着我跑到這兒來幹嗎呀？哈！韓爺你問得可真够怪的！可是，我倒聽人說，她正在找她這匹馬呢，你留在這兒，待會我先牽回我的店裏，將來你能托人帶到尉卑城，還給她，韓爺！我知道你是一位正人君子，對得起朋友，還是捨金不昧，請坐請坐，我請你喝一盅，你不是也會彈琵琶嗎？你也來消遣一段，給這些位聽聽，這些位……這是撫台衙門裏的高，人稱鷹眼高，這是飛鏢盧……」正在說着，忽然見張仲翊自外進來，正提韓鐵芳身邊擦過，也扭着頭，幾乎把鼻子觸到韓鐵芳的臉上那麼看，手中的寶劍明晃晃，兩耳邊的黑毫毛叢叢，臉色尤其不像高朋等人那樣矜飾，却是滿現出，驕傲懷疑的神情，蕭千總就不由得兩腿有些發顫，心說：要是在這裏打起來那可真糟，却不想韓鐵芳對張仲翊並沒留意，他只說：「那麼，蕭兄！再會吧！今天晚間請你在店房等着我，我再去給你談談這匹馬是給春雪瓶姑娘的！」這幾個字音，他說出來很是清楚，那邊高朋，盧大齊都悚然而聽，仙人劍張仲翊也似是減低了一些銳氣，眼睛睜得不似才進來時那樣圓了，韓鐵芳又回音看看，見替他牽着馬的那位朋友，正在門外向他點手，他就向蕭千總一抱拳，說：「打攪打攪！在門外還有朋友等着我我不能牽陪，晚間再見吧！」說話就走出了酒館，高朋的鷹眼把他的背影送了出，去回身就向盧大便秘色，盧大却在發呆沒有看見。張仲翊看見了，提着劍奮然就站起，要往外走，但才走了一步，就叫高朋用腳給攔住了。蕭千總在那邊更跟呆了似的，坐